



时光容器

乌发茂盛去拉萨

——四十多年前的援藏记忆(上) 王纪人

晚饭休息,发现司机们打扑克玩得很嗨很晚,难怪白天有人看到司机开车时老犯困。经一番商量,第二天坐副驾驶员位子上的老师便负起“提神醒脑”的任务,一见司机犯困,赶紧递烟送糖,百般殷勤。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到拉萨段有1900多公里,汽车一直在世界屋脊上行。圣湖在远远的山麓闪着蓝宝石般的光芒,神山愈高就愈神,海拔都在六七千米以上。只见山顶云雾缭绕,山体冰雪覆盖。翻越的山口则选在较低处,已过的昆仑山口4729米,前面的唐古拉山口5231米,念青唐古拉山口4580米。

山愈高,色彩也就愈是单调,在阴天几乎是黑白两色的世界,只有猎猎翻舞的经幡才是色彩缤纷的。车过唐古拉山口的界碑处,就从青海进入西藏了。这时汽车要停下加油添水,大家也要在界碑前“立此存照”。领队赶紧关照大家不能跳跳蹦蹦,吓得谁也没拍成“悬浮照”。只要有人感到有高原反应,便须赶紧用车上预备的氧气袋吸几口。但绝大多数人未觉有何异常,毕竟都是青壮年,来西藏之前在上海体检,结果均属合格产品。空气仿佛是稀薄了些,还有点彻骨的冷,但没有不适感,反倒很兴奋,仿佛人生抵达了一个新高度。

安多是西藏的北大门,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县城食宿。第三天翻过念青唐古拉山口,在山坡上第一次见到了褐黑色牦牛和白牦牛,同时

也看到了绿色的藏北草原,顿觉心旷神怡,在藏语中,念青唐古拉是灵应草原神,他与脚下的纳木错湖是一对夫妻。在藏文化中,神山与圣湖往往是有配偶关系的,这跟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可能有关。车过当雄、羊八井时路况较好,就如履平地了。当时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,有一种欣载奔的感觉,因为辛苦的长途跋涉即将结束,目的地就在眼前,未来的两年也等在那边。

到拉萨后,来自上海各高校的40位老师就与拉萨中学的老师们分道扬镳了。西藏师范学院的校牌上有个加括号的“筹”字,因为它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西藏师范学校。要从中师升格为高师,需要有一个筹备提升的过程。来自复旦大学、交通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上海体育学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、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多个系科的支教老师,首要的任务是参与筹建。想到的第一步,就是从课程设置着手,尽量向高师靠拢,让学生先接受相当于大专程度的教学内容,再向本科迈进。其次是给当地教师开些进修课。鉴于他们大多在民族学院修过专业课程,有正式的学历,进修活动主要围绕备课进行,比较实用。另外,就是增添部分教学设施,如由理工科的支教老师规划理化实验室,并主持施工,我们文科支教老师只能做些抛砖递瓦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劳动。待上海运来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材料,经过理化老师手把手

的教,学生就像模像样地做实验了。

课堂教学也是支教的重要内容,由于学生汉语听力和口语较差,我们对藏语又一窍不通,开始交流时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。但藏族学生很聪明,汉文班的学生基础更好些,几个月下来就大有长进。他们对我们说的上海话也很感兴趣,在课后“阿拉、阿拉”地常挂嘴边。藏语里就有“阿拉”的发音,“阿拉委色”就是一首藏族民歌,意思是“请您干了这杯美酒”,藏语的谚语特别丰富,充满了智慧。如“布谷鸟爱黎明,猫头鹰盼黄昏”“人不要纠纷,树不要结疤”“心善如乳汁,言善似钥匙”。它们大多出自两两对位的对偶思维。有位老师可能参透了这个规则,常常仿造一些藏式谚语说话,对学生特别有亲和力。

援藏生活在当时并不以为苦,因为那时年轻又自律,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艰苦的。我们住在两排矮平房,每排有8间房。我在208房,同屋还有两位。屋里厢放了三张床和三张课桌椅,还有煤油炉、水桶、脸盆架和三个热水瓶。这等于回到了研究生时代,所以尚可适应。如厕要到几十步外新挖的茅坑,反过过去下乡劳动也这样。当时拉萨主要靠水力发电,冬天枯水季,电力短缺,要到下半夜才来电,晚上备课照明便用蜡烛,定量供应,一人一次燃一支,燃完再点第二支。三人三烛影影绰绰,如开烛光晚会。

当地居民冬天有自备的火炉取暖,有煤用煤,无煤可用贴在外墙上晒干的牛粪饼。我们没有火炉,也无粪饼,室内已结冰点。幸好实验室有电炉,半夜来电时出一人通宵值班,烧水为各个房间冲满热水瓶送温暖。睡前盐水瓶里灌满热水,放在被窝里,上面压一条托人从林芝毛纺厂自费买来的军毯。再冷的话,还有发给我们的军大衣。那时几乎人人都满血复活,足以扛住最低零下10℃的严寒。

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?

今天说来,这一看似常识性的问题,却触及哲学领域物质与精神两大终极。简单说,提这样的问题,要有相应的人文环境。

二百多年前,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英国孩子瓦特。瓦特看见炉子上有一壶水开了,壶盖不住地上下跳动,啪啪地响。瓦特很奇怪地问:“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?”得到回答是:“水开了,壶盖就会跳动。”瓦特不解:“为什么水开了,壶盖就会跳动呢?”一壶水发出的水蒸气始终困扰着瓦特,他长大后一直研究这个问题,发明了蒸汽机。

按某些国人思维习惯,瓦特“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”这一问题的提出,应更名为“瓦特之问”。至少,依《史记》列传例,编纂瓦特出生之时,应有日月异常,红光盈室,异香满屋等异象,至少门前有大树如盖。仅一句“瓦特发明蒸汽机,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”,总觉得岌岌可危。

果然,“瓦特之问”很快易主!经某些国人考证,第一次提出“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”的不是英国人瓦特,而是明代哲学家李梦阳。明嘉靖二十三年(1532年),“文必秦汉,诗必盛唐”的李梦阳,在《空同子》一书中,详细记载了自己观察“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”过程,提出“空同子围炉而观铜瓶之水,热极则响转微”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李梦阳的观察,得出了与瓦特截然不同的结论。相同之处,一曰盛水“器皿”,瓦特用“壶”(铁或铜),李梦阳用“铜瓶”;二曰烧水热源,二人均用“炉子”(燃料为煤或炭);三曰水开以后,都发现了“壶盖啪啪地响”这一现象。

不同之处,瓦特的思路,直奔了物质;李梦阳的思路,却奔了精神。以至面对“壶盖啪啪地响”之水壶,瓦特思考的是“热力”与“动力”之间的关联;李梦阳“乃谓然而叹曰‘嗟至宝不耀,至声无闻,天之道哉!天之道哉!凡欲人知者,非足者也;凡人不知而问者,欲人知者也’”。

问题的发现有先后,解决问题却因“格物”而不同。熟读经书的李梦阳跻身“上流社会”,实现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梦想,一旦遭遇“铜瓶之水”之“热极则响转微”这一“格物”现实,联想到的问题,肯定与“道”有关。正像瓦特崇尚“科学”与“自由”,遇到“壶盖啪啪地响”,进一步研究“器”,并深入探讨“器”一样。

显然,问题出了在中西“格物”上。国人之“格物致知”,无论程、朱或王阳明,都指德性之“知”,而非经验之“知”。程伊川说:“知者,吾所固有,然不致则无从得之。而致知必有道,故曰致知在格物。”意思是,凡与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无关联事,都属“玩物丧志”。

“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?”瓦特发明了蒸汽机,李梦阳发现“响水不开,开水不响”。何以如此,根子在当时世间仅存“入仕”一门显学,其余皆为末技。正如国人之占卜,西人之天文;国人之算学,西人之几何;国人之章句,西人之文法。



杂说

壶盖为什么会啪啪地响

王俊良



世相

景观房 宋跃辉

第一次听到景观房还是很早的事了。那时觉得,能够买商品房已经不错了。

近二十年前买房时,我才意识到,赏心悦目的景观应是买房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。我最后看中了现在住的房子。当时房子并不好卖,售楼小姐说,先生,你的眼光特别好,这是地道景观房。

我明白售楼小姐想赶快签合同,才这样恭维。然而有一点她说错了,这房子是确实确实的景观房。杨浦大桥,东方明珠电视塔以及陆家嘴高楼大厦尽收眼底。一看这景观,就忍不住兴奋。

签好合同,我心里更是乐不可支——好多人舟车劳顿赶来,就是为了看景观。而我天天坐视这些雄伟景观。特别是夏夜,在凉风习习的阳台上看着杨浦大桥上亮着火的车流川流不息,有说不出的愉悦感。所以,每有朋友到我家,跑到阳台上一看,都赞这景观房太好了,我也得意。

日子如常,后来也就很少有空再关心外面的景观了。然而有天晚上,一向睡得很好的我,居然一时无法入眠,干脆起床,看看夜色。

咦,前面的景观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样子?杨浦大桥的一半已被建筑物挡住,闪着漂亮灯火的车流也被“截流”了。庞大建筑群是什么时候形成的?怎么偏偏挡住了我要看的大桥、车流?那些设计和建造房子的人真不够意思,坏了我的心情。还好,东方明珠塔依然清晰可见。

我尚未意识到更多“危险”迫近。去年秋天克拉克玛依客人来访,说要看东方明珠。我习惯性地往西南方一指,“灯火辉煌的那座塔就是。”客人说:“哪儿?没有啊。”

我蓦然意识到大不妙。果然,在西南方不远处,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多栋高楼,东方明珠电视塔宛若在“山”那头,再也看不到。看不见杨浦大桥,看不见东方明珠塔,也看不见陆家嘴很多高楼大厦了。

我的房子已不再是当初的景观房,这些年前前后后出现的那么多梦幻到离奇的高大建筑物,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。我开始仔细打量起城市魔方转动出的“发展之变”,试着接受,欣赏这些新的景观。而后,依然把我家称为“看得见风景的房间”。

“秦淮六艳”与余怀《板桥杂记》 王坚忍

“秦淮六艳”,题目写错了?没有。

都说余怀是提出“秦淮八艳”的始作者,此说不全面。余怀晚年70多岁,开始写《板桥杂记》,回忆多年前晚明的南京秦淮河畔,清水塘上那个长板桥西边的秦淮旧院(教坊)——与对岸的贡院(即科举考试院)一水之隔,士子往往在“文战”后到旧院艳冶散心——距离明亡已经40多年了。“曾与美人桥上别,恨无消息到今朝”,那些与余怀或交往、或认识、或提及的美丽聪慧、才艺双全的青楼女子,顾横波、董小宛、卞玉京、李香君、寇白门、马湘兰等秦淮六艳,早已玉殒香消。昔日画舫灯火,夜夜笙歌的秦淮河畔,荒草萋萋,一片瓦砾场。

这里少了两个人,一个是使吴三桂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的陈圆圆,一个是写出“美人得气桃花中”的柳如是,这二人就名气而言——除李香君外——更广为人知。余怀没写她俩,应该还是没有见过。《板桥杂记》为亲历亲闻的纪实文体,摒弃道听途说的轶事,余怀的写作态度诚实不欺。陈圆圆与柳如是为人后加上去的,遂成八艳。

老实说,对余怀这本书,我一开始是排斥的,写江南文人与秦淮六艳的交往互动,照某些人的说法,是“风流不忘爱国,爱国不忘风流”,想一想明末社会大动荡时期的情景吧,大明王朝摇摇欲坠,清兵关外虎视眈眈,李自成直逼北京,张献忠占据巴蜀,东林士子与秦淮名妓在金陵佳丽地流连风月,与爱国情怀或者家国情怀扯得上吗?

但仔细阅读完全书,觉得自己有点偏颇,余怀仍不失家国情怀、民族大义。尤其是写李香君的两段。李香君个子不高,“身躯短小,肤理玉色”,大概150厘米吧,人称“香扇坠”,她“亦侠而慧”,汤显祖的《玉茗堂四梦》(即包括《牡丹亭》在内的《临川四梦》)皆能妙其音节,尤工琵琶。她与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朝宗定情后,东林党的死对头——阉党阮大铖“欲内交与朝宗,香力陈词,不与通”。置抗清民族大义于脑后,成天价花天酒地的南明小朝廷权贵田

衣,从一婢南归”。筹到千金后,马背上的女侠寇白门一身短披挂驰骋千里,至北京交上赎金后,与朱国弼一拍两散,老死不相往来。朱国弼何等的猥猥琐琐,寇白门何等的英气逼人啊!

其他三艳,马湘兰,余怀在书中只提到她的名字,“曲中名妓,如朱斗儿、徐翩翩、马湘兰者,皆不得而见之矣”,此外对马湘兰不着一字,可见他写作态度之严谨。对卞玉京与董小宛,两位误入风尘的绝世美女,余怀表达了真切的同情和哀婉。卞玉京,“知书,工小楷,善画兰、鼓琴。喜作风枝袅娜,一落笔,画十余枝”,这样一个色艺俱佳的女子,明亡后落发为尼,“长斋绣佛,持戒律甚严”,伴青灯黄卷终身;董小宛,“天姿聪慧,容貌娟妍”,“针神曲圣,食谱茶经,莫不精晓”,对女红烹调,都拿得出手,上得厅堂下得厨房,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之侧室,明亡后冒辟疆不仕,这一对乱世的璧人在如皋水绘园生活了9年。天妒红颜,董小宛因操劳家务早夭,时年28岁。怎不叫人怜之惜之。

余怀《板桥杂记》,窃以为不能仅仅当作艳书视之,你当它故事读也好,当它史料读亦可。据此书的校注者李金堂先生云,“陈寅恪先生撰写《柳如是别传》时,只要稍有涉及,就征引《杂记》的记叙,以为有很高的史料价值,又‘颇饶趣味’”。

余怀明亡后隐居,著作都不书清朝年号,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,对部分无耻的东林(复社)巨子,《板桥杂记》予以不动声色的揭露和嘲讽。如六艳之一顾横波的夫君龚鼎孳,据说是“生平以横波为性命,其不死委之小妾”,换言之,他是要殉节大明国的,但小妾不同意,将责任完全推诿给顾横波,脸皮比城墙还要厚,一个没有任何担当的软骨头。

无独有偶。六艳中的寇白门曾被朱国弼宠上了天。朱国弼被南明小朝廷封为保国公。1645年,清军攻打南京,保国公不保国了,出城迎降。朱国弼被带到北京后,给软禁起来,为自救,他打算要卖寇白门等小妾赎身。寇白门自请南下筹金,“跳匹马,短



阳光灿烂的日子 (油画) 李洋

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
祝大家新春快乐! 万事如意!

上海市政总院祝各界朋友新春快乐!
祝愿城市更美丽、生活更美好!

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(集团)有限公司
SHANGHAI MUNICIPAL ENGINEERING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., LTD.